

电影《好东西》对两性关系、女性关系、母女关系进行了探讨，值得一看。事实上，这部电影适合所有人，因为它虽然以女性为视角，但绝对不只是一部女性电影，而是以女性为主角进行演绎，给社会共识性的所谓“好东西”进行了重新定义，由此获得解放的不仅是女性，还有男性，甚至是所有人。

那么影片中的好东西是什么，又是如何界定好东西的呢？

就女性而言，有完整的家庭，在婚姻的形式里有老公和孩子，这就是有了“好东西”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王铁梅显然没有这样的好东西。婚姻、老公于她而言都是过去式，她现在只有女儿，而一个单亲妈妈从公众的常规认知而言必定是悲剧式的存在。就如同王铁梅新加入的“好东西”自媒体公司里，那位女职员计划写的一篇文章就反映了这样的主题。在王铁梅看来，这样的主题太陈旧了，更为重要的是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因为她自己就是单亲妈妈，她虽然谈不上享受一个人带孩子的生活，但至少是她自主选择的生活，而之所以抛弃“家庭”这样好的东西，是因为它徒有其表，并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相反，在工作、独自带娃逐渐走上正轨后，她开始变得享受这样的生活。在此，影片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进行了富有张力的表现，一边是妈妈在做家务，一边是妈妈做家务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完全是自然界各种美妙的声音。这其中有着美化的成分，但至少不再受吃着软饭、因被社会性别规范绑架又不安于此的前夫的精神折磨。虽然家庭残缺，但精神自由，而这正是拥有了好东西。且在这个过程中，王铁梅、小孩、叶子三人还组建成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抑或家庭模式。她们相邻而居，共同抚育小孩，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看展、旅游；她们既互为母女，又是闺蜜，是伴侣，具有多重身份和职能。这种新家庭模式，就是她们的好东西。女性未必一定要在婚姻的“围城”中假装幸福，自我囚禁。

就女性而言，和一个男性建构正常的恋爱关系，也是得到了所谓的“好东西”。而影片中的小叶却是个“恋爱脑”，明知她爱恋的对象不能与她建构长期的两性关系，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着对方，哪怕“倒贴”也心甘情愿。对此，似乎加以批判才符合常规，但影片却宽容地予以接受。因为小叶觉得“男人还是很好玩的”，所以不存在受损，而是乐在其中。借此，她表达了自己对爱的渴望，证明自己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爱的缺失而失去爱人的能力，这恰恰是女性主体性的一种表现，而不是女性挣脱男性的枷锁后又受到女权主义的限定。最后，当胡医生自以为小叶为他自杀而反过来寻求小叶时，小叶却选择了放弃，这并非小叶接受了女权主义的常规认知而觉悟，而是她已经不再爱他。爱与不爱都在自己掌控之下，爱与不爱全由自己是否开心所决定。相比于“有”的痛苦而言，无有就是有，就是有“好东西”。不仅如此，影片对于女性的爱恋模式也表现出颇为前卫的特点。王铁梅和小马之间，前者将后者不过看作一个“工具人”，并不一定追求情感和所谓的天长地久；小叶假扮成同性恋者，而成为双性恋者，铁梅同意配合小叶，胡医生反身而归；铁梅、小叶、小孩三人间的同性情谊关系等，影片都予以了大胆表现且不作评判。更何况影片中的人物从来都不以获得他人的认可为人生目的。

就孩子教育而言，所谓好东西就是学习好，服从家长，显然片中的小孩茉莉没有这些好东西。虽然没有，但妈妈和爸爸依然爱她，而不是逼迫她去做去得到。后来茉莉选择学习打鼓，似乎踏上了孩子追求好东西的正途，这是茉莉自己的选择，所以当学会了打鼓，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登上舞台完成演出后，她选择了放弃，回归原点继续做观众，因为经过体验，她发现做观众更能让她快乐。铁梅妈妈尊重孩子的选择，做她喜欢做的事情，比如她擅长的写作。

当然，王铁梅、小叶等并非天然地就认定了自己所谓的“好东西”，相反也有过踌躇。王铁梅处处要强，想要事业有成，想要做完美的妈妈，是小叶告诉她，人生不一定要处处追求完美；小叶受原生家庭影响，缺少爱，缺少被认可，因此总认为自己眼睛不漂亮，总是讨好他人。铁梅的关爱、小孩的认可作为对她情感的回应，既让她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更证明她有爱的能力，并听从了心的召唤，在爱后选择放弃；小孩一开始也为自己只能做观众而自卑，但成功演出后发现做观众的感觉更好，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对常规给以有力的回击。

所幸，最终她们都溢出常规，找到了自己的“好东西”，而溢出常规不仅是这些好东西的共性，也是获得好东西的途径。只有不再以常规来界定好东西，来界定自我，而是遵从自我的内心时，人生的朝向就会发生变化，好东西也就自然获得。而所谓常规，就是铁梅的前夫所说的给人带来“结构性压迫”的东西。即如他，不想去打拼而选择照顾家庭和孩子，但又深受传统男权社会对男性必须事业成功的规约，因此又不满足于自己而迁怒于铁梅，导致家庭崩塌。他明白这个道理却难以挣脱，恰恰显示出结构性压迫的根深蒂固。因此，遵从自己的内心过生活、度人生很难，也因此，有人认为《好东西》所描述的人生场景太过小众，太过理想化。然而，艺术的魅力和力量也正在于此，点亮灯盏，照亮前路，让人不再迷惘。显然，这一主题已经不单纯指向女性，但由于基本以女性为主角，电影自然被贴上了性别化的、女性主义的标签，这与导演的性别，特别是与性别常规是人类社会最普遍和最深入骨髓的常规——没有之一，密切相关，障碍最大结构性压迫更深，就更容易引发共鸣和思考。在当下，什么才是“好东西”，值得每个人思考。《好东西》作出了尝试性的探索和回答，从这个层面而言，电影《好东西》的确是一个“好东西”。

作者简介：王志华，山东科技大学教师，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，青岛影视文化研究会理事。



## 什么是『好东西』——对电影《好东西》的解析

◆ 王志华

## 《我是刑警》：热血铸就金盾牌

◆ 李凤玲



电视剧《我是刑警》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平台刚收官，很快又在多家卫视掀起新一波收视热潮。该剧以写实的手法、真实的案例、朴实的情感展现了人民警察的无私无畏、默默坚守，正如片尾曲所唱：“金色盾牌，热血铸就。”

《我是刑警》中的案件全部取材于真实案例。例如“河昌12·8大案”原型即1995年黑龙江鹤岗市“12·8大案”“张克寒案”原型即“周克华案”“清江特大爆炸案”原型即“贵州凯里爆炸案”“良城案”原型即“白银案”。而整部剧的服化道也特别写实，有网友评论：“拍出了纪录片的感觉。”在开篇的“12·8大案”中，北方严冬的冰天雪地，案件发生后的人心惶惶，人民警察不惧艰难有案必破的决心，无不展现得真实可信。临近年关，本应喜气洋洋，但凶案的发生如黑云压城，各级干警的压力可想而知。“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还要坚持？”“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！”这两句对白被嵌入电视剧的序幕，每一集都能听到，每次听都会令人心口一热。特别是干警们一次次发现了新线索又一次次走进死胡同，然后又一次次重新开始，最终抓到了犯罪嫌疑人，验证了那句风靡网络的话：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！”震惊全国、影响恶劣的“河昌12·8大案”春节前成功告破，干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站在黄昏的街头，看着近处的孩子们燃起烟火爆竹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一派祥和，他们的脸上绽开了舒心的笑容。

除却案件的真实，《我是刑警》中的主要人物也都能在现实中一一对应。刑侦专家武英德（丁勇岱 饰）原型是乌国庆，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；刑警总队队长秦川（于和伟 饰）原型是在公安部任职的刘忠义，曾获全国“公安楷模”荣誉称号；痕检专家曹忠恕（白凡 饰）原型则是崔道植，中国首席枪弹痕迹专家，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。单就这三个人物来说，饰演者与人物原型无论外貌特征还是内在气质，都达到了高度统一。乌国庆的不怒自威、英气逼人与丁勇岱不分伯仲；崔道植的面容清癯、以柔克刚与白凡亦完美契合；刘忠义的人如其名、一身正气亦在于和伟身上得到完美呈现。除却这些领导级别的核心人物，剧中的基层干警亦相当出彩。例如为“清江爆炸案”和“清江两案”执着坚守的队长杨雄（朱辉 饰）、为“良城案”执着守候二十八年的老刑警范守良（李宝安 饰）、为“东林案”查阅大量资料奔波十几万公里近乎“魔怔”的副大队长陶维志（富大龙 饰）。还有那些在视频搜索、指纹比对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基层民警、辅警，正是他们的大海捞针、心细如发，才让一个个艰难的案件在黑暗中洞见微光，直至最终告破。因此《我是刑警》并非单纯讲述秦川个人的成长，而是塑造了公安干警的群像。正如剧中武英德对秦川所说：“你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！”剧中的每位警察，都是从一个又一个案子的风风雨雨中磨砺出来的。

电视剧《我是刑警》，不仅回顾了真实的案件，塑造了真实的人物，更真实再现了我国刑侦技术的发展史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今天，从视频到指纹，从DNA到心测，每一项关键技术和使用都在案件侦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“草河案”和“清江两案”的告破都是靠指纹的成功比对；困扰干警们八年的“张克寒案”的告破是靠视频资料的精准分析；沉睡二十八年的“良城案”告破是靠DNA技术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以秦川为首的公安干警，为了积案的告破，积极坚决地推进基因数据库和指纹数据库的建立，各级领导更是给予大力支持，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。这一系列的努力，让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有了告破的基础。看到一个个案子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没有线索，受害人家属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，所有干警都寝食难安，有的甚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而当积案终于告破，干警们情不自禁地喊着：“案子破了！凶手抓到了！”然后不约而同地鼓掌，进而喜极而泣。

《我是刑警》的片尾曲是殷秀梅演唱的老歌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凝重庄严。这首歌，刑警秦川在牺牲的战友叶茂生的墓前唱过；刑警宋绪（孙浩 饰）在师傅范守良的墓前唱过；刑警陶维志和战友们在办案途中唱过；一代又一代刑警在寻凶追凶的路上都唱过。他们，用自己的行动和热血，捍卫了人民警察的尊严，展现了新时代刑警的本色。

作者简介：李凤玲，教师，媒体特约撰稿人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：  
zaobaofukan@126.com。  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  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岛」  
扫码关注